

海外开拓者的故事

矿山上空的银河星空

□ 杓超翔

提及星空,我还是偏爱矿山上空的星空。

当夜幕深沉,终于覆盖了白日里矿山的喧嚣,西芒杜矿山营地四周沉入墨色,唯有月光似揉碎的水银,顺着营地旁的小河的波光流淌。风掠过非洲凤凰树叶,当仰望头顶那片被无数星辰点亮的穹顶。深邃的墨蓝仿佛无垠的海洋,而星星便是撒落其间 的碎钻与珍珠,闪烁着清冷而永恒的光辉。起初只是疏朗的几点,待眼睛适应了黑暗,越来越多的星光争先恐后地涌现出来,直至布满天幕,密集得仿佛要倾泻而下。此时远处蛙鸣混着泥土气息飘来,时而清脆如风铃叮当,时而沉闷如手鼓嘣咚。当月光渐淡,璀璨星空便迫不及待地漫溢开来,粒粒星子清辉流转,近得似乎伸手可摘。

在这片沸腾的星海中,每一颗闪亮的星星宛如一枚小巧而坚定的银质徽章,稳稳地锚定在夜空之中。它是指引方向的信标,在这万里之外的矿区,

默默诉说着方位与坚守的意义。此时,营地红色的铁皮屋顶还残留着白昼的余温,营地旁的路灯在如此恢弘的星辉下,显得微弱而温暖,如同散落大地的萤火。

远处,白日里轰鸣的巨型机械此刻静默矗立,钢铁的身躯在星河的映衬下,不再是冰冷的工具,而化身为建设矿山的坚实臂膀,它们的剪影指向星空,仿佛在丈量着梦想与现实的距离。远处的矿石在星光下闪烁着内敛的光泽,它们是汗水的结晶,是通向未来的基石。

风依旧吹拂着红土,发出沙沙的声响,如同大地深沉的呼吸。偶尔几声夜虫的低鸣,更添几分野性的生机。在这片古老而充满力量的红土地上,在远离家乡的万里之外,头顶这片沸腾的星海,正以它亘古不变的壮美,无声地见证着。仰望这无垠的星穹,心中涌起的,不再是渺小与孤寂,而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豪迈与坚韧。

明月千里寄相思

□ 明伟方

小时候家里穷,吃不起月饼。只有到了中秋节,母亲才将平时积攒着的鸡蛋拿到大队的小卖部里,换几个散装的月饼回来。母亲将月饼小心地放到堂屋的条案上,嘱咐我和哥哥、姐姐们不要偷吃,等到晚上再分给我们边吃边赏月。这个白天对我来说,总是那么漫长,那么牵肠挂肚。个子不高的我总是偷偷垫在小板凳上,用小小的手一边摸着条案上的月饼,一边闻月饼的香味,迫不及待地盼望夜色早点降临,月亮早点升上夜空。

母亲收晚工回来后,赶忙做晚饭。吃罢晚饭,母亲就将小圆桌搬出来。我和哥哥、姐姐们纷纷围坐在小圆桌旁,等待母亲分月饼。母亲小心地将每个月饼撇成两半,这样从小卖部换回的3个月饼就变成了6个半边的月饼。我和哥哥、姐姐们刚好一人分得半边月饼。那时的月饼都是老月饼,外面是很酥的皮,里面有冰糖。吃月饼时,母亲要我们用小碗接着吃,这样,月饼上的酥皮、馅渣等就不会掉在地上浪费了。

我和哥哥、姐姐们将自己分得的月饼送到母亲嘴边,要母亲也尝一口。母亲总是笑着拒绝道:“我不喜欢吃月饼,还是留着你们吃吧!”而我几次看见,母亲在收拾我们接吃月饼的小碗时,舔我们碗里没吃干净的酥皮、馅渣。

大学毕业后,我在城里成了家。1996年儿子出生。我将母亲从乡下接到城里照看儿子。如今,生活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,每年中秋节,哥哥、姐姐们都领着一大家子人,带着各种各样的精美月饼,来看望母亲,这也是母亲尽情享受天伦之乐 的开心时刻。特别是前年中秋节,当我的儿子带着女朋友回家看望奶奶时,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孙子已经长大成人,时年93岁的母亲更是乐得合不拢嘴。母亲说,她最大的愿望是能亲眼看到我儿子结婚。然而,天有不测风云。去年,94岁的老母亲带着未了的心愿,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今年的中秋节注定是个月圆人不圆的中秋节。明月千里寄相思,惟清明代问候,愿母亲在天堂开心。

一场治愈心灵的海滨之行

□ 黄冬芬

周末假日,阳光正好,微风不燥,我与家人驱车前往心心念念已久的广东省阳江闸坡镇,开启了一场与海的美丽邂逅。在这里,我们看日落、拾贝壳、听涛声,让疲惫的心得到释放。

闸坡的海,蓝得很纯粹,蓝得很醉人。傍晚时分,我们漫步在十里银滩,远处的海天相接处,夕阳缓缓下沉,将整片海域染成金黄色。海浪一波接一波地拍打着沙滩,我沉浸在大海的浪涛中,工作的压力、生活的琐碎,在这一刻都被海浪带走,只剩下内心的宁静与满足。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海面上,波光粼粼,这一刹那,我感受到海天一色的美。孩子兴奋地在沙滩上奔跑,追逐着退潮时留下的浪花,而父母则用镜头记录下这美好的瞬间。这一刻,时间仿佛静止,只有

海风轻拂,带来大海独有的咸鲜气息,让人沉醉。

退潮后的沙滩,是大海留给我们的宝藏之地。大大小小的贝壳散落在细软的沙粒间,我开心地走在沙滩上,一路捡拾着贝壳。除了贝壳,偶尔还能发现被海浪打磨得光滑的珊瑚碎片,还有小巧玲珑的海螺。这些来自海洋的礼物,被我小心翼翼地收入囊中。拾贝的过程,让我重拾了童年的纯真。

在闸坡海边,我赤脚踩在细腻的沙滩上,任由潮水漫过脚踝,清凉的海水带走了一身的疲惫。阳江闸坡,不仅是一个旅游胜地,更是一个能让身心彻底放松的港湾。在这里,看最美的日落,拾最特别的贝壳,听最动人的海浪。

这一趟闸坡之行,无疑是一次心灵的洗礼,让我深深眷恋,难以忘怀。

一纸军令、一个迟疑、一份承诺

□ 李根良

一纸军令

1979年,中学刚毕业的我光荣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。风华正茂的我,身着绿军装、头戴五星帽,怀揣报国理想,从杭州湾畔来到了东海之滨。我所在部队是基建工程兵部队二支队,正参与着汇集全国10万大军、举世瞩目的宝钢工程建设大会战,负责原料场的打桩施工作业。也就是从那一刻开始,我的人生便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那时的原料场还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农田,施工条件十分艰苦,吃住都在现场。洗一趟澡要跑5.6公里,若是赶上夏天,大伙干脆一个铅桶、一条毛巾就地解决。施工中,我一门心思投入打桩作业,认真操作、精心维护,我的机组无论是施工质量还是施工进度一直在分队名列前茅,我摸索和总结的施工经验和方法得到推广。我的足迹遍布了原料场,汗水也洒遍了原料场。为嘉奖我在宝钢建设中的突出贡献,部队授予我个人“三等功”。在此期间,我还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施工现场各种机械的隆隆轰鸣声和现代化钢铁联合企业的宏伟远景,每分每秒都在感染着我,我为自己能够亲身经历宝钢建设而感到无比的荣耀和自豪。在随后的1983年,解放军第七次重大精简整编中,我所在的部队集体转业。在选择去向时,我毫不犹豫地选择留在宝钢,决心为祖国的钢铁事业继续奋斗。经历过

几年军旅历练的我,显得愈发自信和成熟。在宝钢,我秉承军人的优秀品质,自觉践行宝钢文化,迈着坚定踏实的脚步,从初级工到技师,从胶带机点检到中控作业长,从补习高中学历到完成大学学习,实现了自身价值的不断提升。

一个迟疑

军人出身加上天生醇厚的性格,使我养成了埋头苦干、多做少说的作风。当然,话不多的我有时也会遭遇尴尬的境遇。1987年1月,我一边照常上班、一边悄悄筹备婚事。由于没打算邀请同事参加婚礼,所以我在单位跟谁都没提及此事。结婚前,我向作业区请了两天调休假。可事有凑巧,就在结婚当天,传呼电话的那端,不明就里的作业长和我商量:“今天中控缺人,能不能赶来上个夜班?”不善言辞的我稍作迟疑,对方也以为是答应了。婚礼结束送走了亲朋好友后,爱人看着我嗟喘的样子,催促我把实情说了出来。

有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,我始终力争把工作做到最好。无论在取料机还是中控操作,我总能抢得每月作业总量第一。技能培训我抢先报名,学历进修也不甘人后,创新积分保持领先。

2003年,领导让我由中控作业长调任破碎协力管理员,我更是全身心地扑在了新的岗位上。早来晚走、节假日进厂加班更是家常便饭。为了培训生产协力高级工,我利用双休日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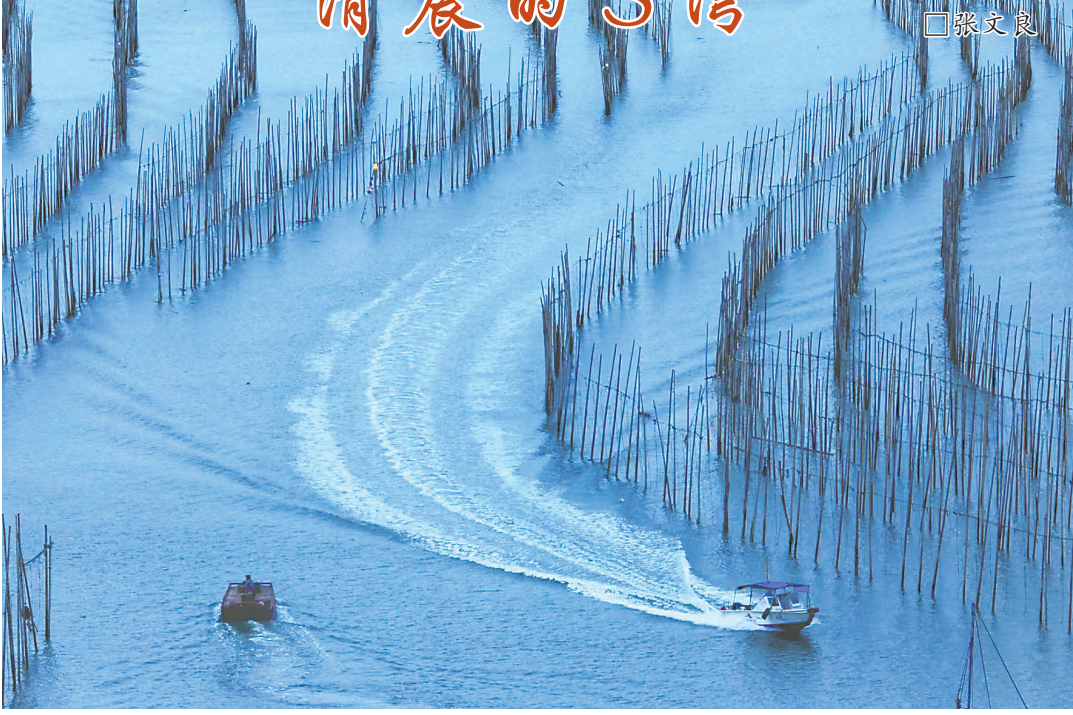
时间,连续4个月义务讲课。当48名协力员工通过了应知应会考试,高级工占总人数的60%时,我心中没有辛苦,而是满满的成就感。

一份承诺

一份努力,一份收获。2011年,鲜花和掌声接踵而至。在宝钢默默耕耘近30年的我收获了宝钢股份“金牛奖”和集团公司“银牛奖”。2010年,我在公司BES创新排名是766名,2011年跃升至94名。2012年,我自我加压、迎接新的挑战,目标公司BES创新积分排名进入前50名。指标的制定就是一种承诺!为实现这一目标,我精心制定了一份创新计划表,表中清楚地分列着项目名称、创新类别、实施内容和计划节点等。谈到创新,我认为:创新只是一个平台,应着眼于现场改善和降本增效,才

清晨的S湾

□ 张文良



泥巴童年

□ 凯歌

记忆里的童年,应该是土黄色的:像一团被雨水浸透的泥巴,湿润而黏稠地糊在时光的墙面上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,那时候的农村很穷,穷得连个玩具都没有,就连城里人玩的铁环和弹弓,也是农村孩子遥不可及的奢侈品。

好歹大自然还算公平,它给了农村孩子最富有的天然玩具——泥巴。雨水湿润后的黄土地,就是最神奇的玩具素材。我至今仍清楚地记得,每当十指插进泥巴里,就能感受到大地的脉搏,感受到泥土的柔软和滑润。特别是小手揉捏泥巴时,会有一些细小的砂砾硌着掌心,那种触感至今还留在指纹里,留在童年的记忆里,让人念念不忘。

夏天的雨后,我们这群野孩子在泥水中玩耍、嬉戏、打闹,与泥土融为一体,活脱脱就是一群“泥猴子”。记得那时,我们男孩子总爱玩 的比赛,就是打水漂和摔泥炮。打水漂就是把泥巴揉成团,用手掌拍扁后,再把周边捏得薄如纸。然后,猫着腰用力抛向水面,谁打得最远,打出涟漪最多的就是赢家。

相比打水漂,摔泥炮可是个技术活。先把泥团捏成薄薄的碗状,然后猛地往地上一甩——“啪”的爆裂声后,看谁的泥碗炸得最响、破洞最大、泥巴飞溅得最远,谁就是男孩子中的“王”。女孩与男孩不同,她们则偏爱捏泥娃娃,用草茎给它们梳辫子,碎瓷片当镜子,有时还会有人悄悄拿来家中的红纸,蘸

水抹出两团腮红。

稍大一些的孩子,则能用泥巴创造出更为丰富的乐趣,捏出更“宏大”的作品。他们把自己的思维和想象,以泥巴的方式呈现出来。村里有位比我大三岁的堂兄,他最爱用泥巴建城堡,而且城堡建得有模有样。城堡的大门口,还有两只泥狮子把门;城堡之中,还捏着许多小泥人,男女老少都有,模样活灵活现,像真人似的。看得我们这些小伙伴羡慕不已,在一旁欢呼雀跃,久久不愿离去。

记忆中最奢侈的,是向货郎购买的那种五分钱一包的橡皮泥。那鲜艳的红、黄、蓝等色彩,能让我们屏住呼吸,激动得说不出话。拆开包装后,一股淡淡的清香扑面而来。但在那个年代,能舍得花上五分钱买橡皮泥的孩子,还真很少。大多数的时间里,孩子们都是就地取材地玩泥巴,把泥巴捏成自己想象的模样。

如今,人们的日子富裕了,孩子的玩具堆积成山,动辄讲究“无菌环境”。他们很难理解,为什么我们小时候能够把泥团踢成旋转的陀螺,把泥坑掏成蜿蜒的战壕。我们还能在满地泥浆中,光着脚丫子狂野地奔跑,把泥巴抹在脸上开怀大笑。

有时我就想,儿时捏的泥巴,并不全是玩具,而是这一代人在清贫的时光里,种出来的快乐之花。那些沾在指尖的泥渍,早已风干成岁月的印章,盖在每个农村孩子的童年记忆扉页上。

诗情

裁得秋风赠别离

□ 远方

满庭芳·何以道斯安

北国凉生,岭霞薄雾,紫光醉眼斑斓。  
万家砧杵,筱密夜来寒。  
金桂新枝压帽,素娥舞、阁倚晴天。  
传书雁,急飞有意,一去报秋还。  
东吴风未老,清池皓月,枕簟而眠。  
隔帘韩,开展暑气依然。  
奈乏通禅念汝,教人懂、犹属衰莲。  
凭栏处,闲身顾影,何以道斯安。

南乡子·未许晚秋辞

未许晚秋辞。霜拂楼台陌路依。  
枯叶欲知何处去,凝眉。  
铜镜无情两鬓衰。  
含笑与风追。敢向遥山影自随。  
卷尽暮云天始阔,尘飞。  
幸有豪怀付酒后。

醉花阴·醉了秋风

千峰染彩寻旧友。随逐登高袖。  
鸿雁影无踪,唯有寒英,永夜东篱守。  
忽惊阁外齐声吼。疑是垂髫逗。  
却道桂花开,醉了秋风,酿作重阳酒。

采桑子·浮云任我收

茱萸漫插西风疾,蛩砌声嘶。  
欲挽残秋。忽觉光阴似水流。  
菊花莫恨开时晚,自有来由。  
人倚琼楼。天际浮云任我收。

福載德厚

书法 郭烈豪